

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勒克莱齐奥作品系列

墨西哥之梦

Le Rêve mexicain ou
la pensée interrompue

[法] 勒克莱齐奥 著 陈寒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J. M. G. Le Clézio

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勒克莱齐奥作品系列

墨西哥之梦

Le Rêve mexicain ou
la pensée interrompue

[法] 勒克莱齐奥 著 陈寒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J. M. G. Le Clézio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9-605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墨西哥之梦 / (法) 勒克莱齐奥著; 陈寒译.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勒克莱齐奥作品系列)

ISBN 978-7-02-009160-7

I. ①墨… II. ①勒…②陈… III. ①散文集 法国- 现代 IV. ①I5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 077679 号

J. M. G. Le Clézio

Le rêve mexicain ou la pensée interrompue

copyright©Editions Gallimard, 1988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责任编辑: 黄凌霞

责任校对: 刘晓强

封面设计: 张志全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墨西哥之梦

〔法〕勒克莱齐奥 著

陈寒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 100705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48 千字 开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 7.875 插页 3

2012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978-7-02-009160-7

定价 22.00 元

目 录

征服者之梦	1
土著人之梦	50
墨西哥神话	106
尼萨乌亚尔科和话语节	128
蛮族之梦	134
安托南·阿尔托或墨西哥之梦	192
印第安美洲被中断的思想	207

征服者之梦

梦开始于一五一七年二月八日。那一天，贝尔纳尔·迪亚斯第一次从甲板上望见这座开阔、洁白的玛雅之城，后来，西班牙人把它叫做“大开罗”。不久之后，一五一七年三月四日，迪亚斯见到远处驶来“十艘大型独木舟，舟上满载当地印第安人，正在扬帆划桨”（第 29 页）^①。

这是士兵贝尔纳尔·迪亚斯与墨西哥世界的首度相遇。梦由此开始，尚无恐惧，亦无仇恨。

“他们来了，没显出丝毫恐惧。其中大约三十人登上我们的船，我们送给他们每人一套绿石子。他们在我们的船上检查了很久。”（第 30 页）

惊奇同时在双方心中生起。贝尔纳尔·迪亚斯和他的伙伴们

^① *Historia Verdadera de la Conquista de la Nueva España*, de Bernal Diaz del Castillo édition Espasa-Calpe, Madrid, 1968. 本书中译本已出版，见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著，林光、江禾译《征服新西班牙信史》（上、下），商务印书馆，1997 年。本书中页码均引自原文文献。

惊奇于这片土地的城市之大，神庙之美，玛雅神像之怪：“数量众多的巨蛇，面目狰狞的神像画。在血迹斑斑的祭坛四周，他们也有类似十字架的东西，全部涂过彩。这些前所未闻、前所未见的东西令我们惊叹不已。”（第 32 页）

印第安人惊奇的是这些陌生人的容貌。他们问陌生人，问他们是否来自“太阳升起的地方”。于是，陌生人第一次向印第安人讲起了他们的传说。后来，这个传说被科尔特斯上尉^①和他的人巧妙利用了——“印第安人说，他们的祖先曾经告诉过他们，说有人将从日出的东方来到这里，来统治他们。”（第 46 页）

梦的开场就像《创世记》一样，陌生人为这里的土地、港湾、岛屿、河口命名：特尔米诺斯河口、格里哈尔瓦河、圣·马丁山、献祭岛^②……

陌生人想要金子。金子，成为梦的“货币”。印第安人已经感觉到拥有这种金属的危险，他们一边逃离陌生人一边朝他们喊“Colua, Colua”，“Mexico, Mexico”，就像后来加勒比人说起秘鲁时一样。

还有西班牙人和墨西哥城君主蒙特祖马^③的使节的会晤。从

① 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1485—1547），西班牙著名探险家，墨西哥阿兹特克帝国的征服者。

② 原文为西班牙语。

③ 蒙特祖马（1475？—1520），阿兹特克帝国特诺奇蒂特兰君主。

这场会晤中，我们能够感觉到，阿兹特克帝国的征服和毁灭之梦开始了，我们能够预感到墨西哥人未来的命运。大河边，蒙特祖马的使臣们在树荫下席地而坐，静候来客。他们身后屹立着挽弓荷斧的战士，手中握着白色的大旗。西班牙人一到，阿兹特克祭司们立刻像参拜神灵般向他们焚香致敬。接下来，使臣们代表蒙特祖马向陌生人献礼。由于那些白色旗帜，大河从此改名为旗河。

就这样，一段“历史”经由两个梦的相遇开启了。其中一个 是西班牙人的黄金梦，梦得贪婪、冷酷，甚至惨无人道；这是独裁之梦，仿佛梦的根本不是财富和权力，而是在血与火中实现重生，最终实现黄金国的神话，在那里，一切永远是新的。

另一个是墨西哥人期盼已久的旧梦。他们在等待来自东方、海那边的一群蓄着小胡子的人，他们将在羽蛇神奎兹特克^①的带领下，来对他们实行新的统治。于是，两个梦相遇了。梦的一方要黄金，要财富，而另一方要的仅仅是一具头盔，为的是将它呈现给大祭司和墨西哥城君主，因为——印第安人说，那头盔很像 是他们祖先所戴的那一种，很久很久以前，在他们的祖先消失之前。科尔特斯给了他们面具，但是，他要大量的金子作为回报。

① 中美洲各民族普遍信奉羽蛇神，它最早见于奥尔梅克文明，后来被阿兹特克人称为奎兹特克，玛雅人称作库库尔坎。依照传说，羽蛇神曾经主宰星辰、发明书籍和立法，给人类带来了玉米，代表着死亡和重生，是祭司们的保护神。在玛雅人心中，羽蛇神是带来雨季，与播种、收获、五谷丰登有关的重要神祇。

当蒙特祖马看到头盔的那一刻，贝尔纳尔·迪亚斯说，“从那一刻起，他确信我们就是祖先所预言的要来统治这片土地的人。”（第87页）

这场对峙的悲剧完全产自不平衡。这是现代梦的狂热对古国旧梦的围剿，是权力欲望对神话的毁灭，是黄金、现代武器、理性思维与魔力、神灵的对抗：结局可想而知。

贝尔纳尔·迪亚斯知道，尽管时过境迁，他有时仍情不自禁地为遭受毁灭的那一切感到痛苦和恐惧。那场“征服”时而带有史诗色彩，但迪亚斯更常谈论它的真实面目：漫长、艰难而又势不可挡的毁灭进程，墨西哥帝国遭受浩劫，一个世界遭遇终结。我们不难理解，《征服新西班牙信史》何以在那么长时间内遭到诅咒，被判定为对征服者埃尔南·科尔特斯的无上荣光的诋毁。

激发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著述此书的动力主要有二：其一是要毫无隐瞒、不事逢迎地道出征服战争的真相，这正是粗陋无学的大兵贝尔纳尔·迪亚斯——他自称为“没文化的傻子”——与诸如戈马拉^①等一批对埃尔南·科尔特斯极尽恭维之能事的御用历史学家们所做的清算。

其二，迪亚斯想通过写作来复活自己最古老的梦。在这两种

^① 弗朗西斯科·洛佩斯·德·戈马拉，著有《西印度群岛史》。他是科尔特斯的秘书和神父，本人实际上从未到过美洲，完全根据科尔特斯的口述写作。

动机中，第二种显然是主导因素。诚然，迪亚斯为既往征服史编写中失真的吹嘘和造作感到愤慨；而恰帕斯^①主教巴托罗梅·德拉斯·卡萨斯^②在《西印度毁灭述略》^③这本将征服印第安的“黑色传奇”传遍全欧的小册子中所采取的立场同样令他愤愤不平。简朴、简约的价值观使得贝尔纳尔·迪亚斯厌恶了过分和夸饰。他要求的是简中求简。由于科尔特斯对墨西哥土地的征服并未采用他个人之名，而是打着西班牙王室的旗号，所以，也轮不到贝尔纳尔·迪亚斯这个普通士兵来对他上尉的行为评头论足。迪亚斯也只是在有人把科尔特斯美化成大公无私的英雄，或者科尔特斯本人将他的老战友抛至脑后时发几句牢骚，抱怨一下。比如科尔特斯曾在自己的勋章上骄傲地刻下致国王的献词“效忠陛下，非我莫属”，迪亚斯对此纠正道：是他本人和他的战友们帮助上尉“赢得了荣光和爵禄”。（第 616 页）

不过，仅靠揭露真相的立场和对御用历史学家的不满还并不足以使这个大兵成为一名作家。此中还另有它故。当贝尔纳尔·迪亚斯提笔写下这本编年史的时候，他已走近生命的终点。这场史诗中绝大多数的演员都已谢世，他们有些死在征服印第安人的战

① 墨西哥东南部省份。

② 巴托罗梅·德拉斯·卡萨斯（1474—1566），西班牙教士，曾任墨西哥恰帕斯主教，一生中 12 次渡海回国，为印第安人请命，被称为“印第安使徒”。

③ 巴托罗梅·德拉斯·卡萨斯著，孙家莹译，商务印书馆，1988 年。

争中，有些死于疾病，还有一些寿终正寝。埃尔南·科尔特斯侯爵本人在政治动乱中失宠，最后因受辱导致中风发作，饮恨辞世——导火线是他的爱女被卡斯蒂利亚年轻贵族抛弃，撕毁了婚约。一五四七年十二月二日，科尔特斯死于西班牙，远离墨西哥大陆。只有他的骨灰后来被运到新西班牙，埋葬在科瑶坎^①。

其他征服者也已死去：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印第安人因其相貌英俊将他唤作太阳；米却肯的征服者克里斯托瓦·德·欧里德，贝尔纳尔·迪亚斯将其与埃克托、桑多瓦尔相媲美；弗朗西斯科·德·蒙特霍，尤卡坦半岛^②征服者；路易斯·马林，还有克里斯托瓦·德·奥莱亚，那名“最有价值士兵”，以牺牲生命为代价拯救了科尔特斯。死去的还有那个被征服的世界，从此踪影灭迹，荡然无存。阿纳瓦克的几位末代帝王蒙特祖马、卡卡玛琴、吉特拉瓦琴和库奥特莫克，他们的死带走了阿兹特克文明曾经辉煌的秘密和传奇的美丽。死去的，是印第安世界，是那些比萨拉曼卡和威尼斯更加典雅的古城，是那些高高耸立的庙堂，那些金碧辉煌的石宫，那些神圣的典籍，还有奇丽的花园。死亡，如同大湖之水的干涸，那水中也曾倒映着神庙的高塔和宫殿的露台，满载水果和各种商品的独木舟也曾从湖上渡水而过，去往特诺奇

① 墨西哥城南南部街区。

② 位于中美洲北部，墨西哥东南部，隔墨西哥湾与美国和古巴相望，是古玛雅文明的摇篮之一。

蒂特兰广场的盛大集市。可是，当贝尔纳尔·迪亚斯动手写作的时候，曾经的辉煌已经烟消云散，大湖也已经干涸成一个零零星星生长着几棵玉米的大坑。

贝尔纳尔·迪亚斯之所以会提起手中的笔——“像个优秀的领航员那样，感到前方有浅滩时，会把水砣扔到海里测深”（第53页）——是为了找回那个往昔的梦，找回在那血雨腥风的两年中，他与科尔特斯及其他征服者所经历的一切。他并无意于“历史学家”的殊荣（他很快就认识到，他的书真实到他的同代人根本无法读懂），而仅仅希望能够得到后世的承认：“我已经是八十四岁的老人，既瞎且聋，站在人生旅程的终点，我没什么可以留给我的子孙后代，唯有这本记录，真实可靠的记录。”（第25页）

《征服新西班牙信史》不是写给别人的书。对于这名老兵来说，它首先是一种幸福。通过写作，他重历了这场探险的狂热。而我们，也和他一起，重做了这场奇特而残酷的梦，新大陆之梦，黄金之梦，权力之梦。当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尚未永恒地沉没，在它尚如幻影般昙花一现的瞬间，探险的确是一种绝对存在。因为，在这场惨剧中，目击者也正是毁灭者。

就这样，梦开始了，贝尔纳尔·迪亚斯的梦。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梦，也许只有来自东方的新时期时代居民与狩猎的原始人

在欧洲首度遭遇时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所不同的是，那场惨剧没有见证人。

在贝尔纳尔·迪亚斯的编年史中，令人感到惊奇的，首先是科尔特斯的美洲探险队中体现出两种力量的结合：海员和骑兵。

他们必须是海员，在远征中转站古巴岛^①聚集起来的全体海员。他们熟知航海窍门，他们知道只能相信自己。

而他们同时也是骑兵。与古代匈奴和蒙古人一样，他们具备猎人的优点：速度和耐力。将西班牙征服者与来自中亚的游牧部落相比并不过分，因为出发之前，科尔特斯曾精心挑选他的部下和马匹。虽说轻松拿下安的列斯群岛还不足以启发科尔特斯，他却已经凭直觉预感到，在对印第安人的作战中，骑兵和马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很难想象墨西哥人第一次见到身着盔甲的骑兵挺着长矛向他们冲过来的时候有多么惊恐，其骇人程度一定不亚于亚历山大的象阵。贝尔纳尔·迪亚斯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印第安人都认为“马和骑兵其实是同一个人”（第78页）。科尔特斯不愧是打仗的好材料，他没有错过这个绝佳的机会。他施展伎俩进一步加深了马带给印第安人的恐惧。他用一匹发情的母马将一匹公马引到塔巴斯科酋长聚会的地方。贝尔纳尔·迪亚斯说，那匹马“仰蹄长嘶，瞪着面前的印第安人和散发出母马体味的营

① 坐落于加勒比海之中，是亚特兰蒂斯港口，与尤卡坦半岛仅相隔一百多千米的海峡。

地。酋长们都以为马是看到他们才长啸不已，一个个吓得魂不附体。科尔特斯见到这般场景，却不慌不忙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向马走去，命令马夫立刻将马带走；接着，他向印第安人解释道，是他让马安静下来，他刚才跟马解释说，他们是热爱和平的印第安良民”（第 80 页）。

马的重要性远甚于人：为了救治受伤的战马，西班牙人毫不犹豫地

从敌人的尸体上抽取出人类的脂肪。

后来，在西班牙人与墨西哥人^①的恶战中，被俘的战马会同战俘一起，被砍去头颅，供奉于神的祭台上。马与征服的紧密联系使得马在很长时间内成为西班牙人的特权专属品。印第安人却既无权骑马，也无权持枪。

所以，一五一九年二月十日，当科尔特斯率领他的军队离开古巴岛时，贝尔纳尔·迪亚斯没有忘记精确地清点他的随行和军备：五百零八名士兵，一百名海员和十匹马。

正是这支规模可怜的队伍，将要出发去征服一片大陆。

贝尔纳尔·迪亚斯倒回头来看，这项事业之疯狂不言而喻。这是一种头脑发热的无意识行为，就像做梦。

这场梦有一个核心人物，他就是埃尔南·科尔特斯。随着记

① 西方历史文献中对阿兹特克人的称呼。

述的深入，贝尔纳尔·迪亚斯让我们一步一步认识了这个人。这场梦始于他，也终于他。如果没有他，也许根本没有所谓的征服——他所制造的原始而残酷的征服。贝尔纳尔·迪亚斯与绝大多数同伴一样，对科尔特斯既欣赏，又感到惧怕和憎恶。这个人的身上有尤利西斯的机智，有匈奴王阿提拉^①的凶残，也有恺撒大帝的霸气。正是他，制造了这个黄金与权力交织的梦，紧紧笼络住身边所有追随者。他究竟是谁？在《信史》书末，贝尔纳尔·迪亚斯为我们勾画了一幅冷漠的肖像，其中难掩作者的某种反感——与没落帝王蒙特祖马的动人友情，对年轻的阿兹特克英雄库奥特莫克的欣赏，在这幅肖像中根本找不到踪影。

贝尔纳尔·迪亚斯这样写道：此人“体健貌端，气度不凡，小腿壮硕，而面色微灰，略欠朗润，脸盘稍阔则尤佳；眼神略现柔情，却含凶光。须黑而疏，发不负冠，与须无异；虎背熊肩，但无将军之肚，双腿稍曲，却藏千斤之力；步兵骑兵，各色武艺，非但样样精通，且好之乐之，仅此一条于征服之事最为难得。传闻此人青年岁月，也曾于海地纵情声色，并多次与身手利落之勇士斗剑，皆能取胜；因内唇有剑伤蓄须遮挡，盖因此伤正为某次斗剑所获”（第579页）。贝尔纳尔·迪亚斯对埃尔南·科尔特斯

① 公元四三三年，阿提拉与同胞兄弟共同继承了匈奴帝国王位。此后，他残忍弑兄，独掌王位，并率领匈奴军横扫欧亚大陆，开始挑战罗马帝国的霸主地位。他的匈奴铁骑被称为“上帝之鞭”，曾使西方人闻风丧胆。

的欣赏，可能来自科尔特斯在当时享有的文人之名：“此人为拉丁人，余曾听闻其尝攻读法律。与文人雅士或拉丁语宾客交谈时，其皆能以拉丁语应答。其人颇具诗人气质，略能诗，亦能散文……”（第 579 页）不过，科尔特斯身上最令贝尔纳尔·迪亚斯敬重的，还是他的冷血以及面对千变万化的战争从不畏惧的胆量，即便这种胆量有时近乎鲁莽。贝尔纳尔·迪亚斯认为，科尔特斯所有最大胆的胜利都取决于他的这种性格。

总之，《信史》中的埃尔南·科尔特斯是一头猛兽：一名将领，一位战略家，一个骑兵，同时也是一个视成功为生命的人，要求世界屈从于他的欲望。这是一名个人主义者，不惜一切代价掠夺财富，无论掠夺的对象是朋友还是敌人。

这名战将、探险家从中世纪走来，思想上拜欧洲文艺复兴最伟大的国王卡洛斯一世（即神圣罗马皇帝卡尔五世）所赐，打着这位国王的旗号掠夺土地和人口。为了毁灭墨西哥帝国，也是种种奇缘巧合，将这位埃斯特雷马杜尔^①探险家的豪取强夺与欧洲最强大的君王、恺撒领地承袭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让我们想一想，埃尔南·科尔特斯日后为何能够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英雄？此人做人做事灵活多变，雷厉风行，既文武双全，又不择手段，完全具备征服一个世界的实力。他知道，他所率领

① 位于西班牙马德里西南四百公里，夏季气温常在四十度以上，非常炎热。

的绝不仅是五百名士兵，他的身后站立着整个西方世界和基督教世界，而他本人就如同将要吞灭世界的七头蛇^①的那条最长的舌头。此外，征服结束之后，受封为“谷地侯爵”的他为何要选择凤凰来装饰他的勋章，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这枚勋章似乎已经预示了拿破仑之鹰^②的出现。目光阴郁，脸孔瘦削，军事手腕既快又狠，心肠冷漠而残酷，有时竟还能对着亲手献祭的尸体洒出几滴眼泪。科尔特斯的形象似乎已经向我们预示着另一位将要征服世界的传奇战将的形象。

科尔特斯终于在燕子岛^③登陆，之后又来到“女人角”，他的舰队沿着尤卡坦岛岸前进，遇见了玛雅世界最后的“真人”^④，稍后，他又在旗河岸边会见了蒙特祖马的使臣和坎波拉^⑤的托托纳克人^⑥。在一路所行的途中，迎接他的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或许并非巴托罗梅·德拉斯·卡萨斯在他的控诉中提到的温顺的“山羊”。西班牙世界对他们根本一无所知，他们仿佛生活在相隔千年的另一个时代。

玛雅人、托托纳克人和墨西加人深受宗教影响，完全服从神

① 希腊神话中，大力神海格力斯费尽周折，终于将七头蛇斩灭。

② 鹰旗最早为罗马军队的象征。拿破仑曾模仿罗马帝国，亲手设计鹰旗作为军队灵魂的标志，他曾在退位演讲中呐喊：“我要拥抱鹰旗。”

③ 原文为玛雅语，燕子岛，加勒比海中靠近尤卡坦半岛东海岸的一个岛屿。

④ 原文为玛雅语，即“真人”，是玛雅人对国王的称呼。

⑤ 墨西哥地名。

⑥ 托托纳克人，比玛雅人更早进入墨西哥的印第安部族。

的旨意和祭祀王的统治。他们进行的是魔力与谋略并重的仪式之战，对他们而言，战争的结果早在战前就已由天神通过神秘契约商定；战争的目的既非抢夺土地，亦非劫掠财富，而是为了天神的胜利，战败者的心脏和血液将作为敬奉给神的食粮。印第安人相信他们的祖先和羽蛇神奎兹特克-库库尔坎回归的神话，也因此盲信那些已经被他们尊称为“神”的陌生人，因而无法看出他们的真实企图。当他们明白那些蓄着小胡子的“东方来客”的回归意味着一场前所未有、无人幸免的杀戮时，一切都已经太晚了。西班牙人正是利用他们为神话犹疑耽搁的时机一直打入帝国的最中心，开始散布谣言，夺取土地和奴隶。

印第安人的宿命观赋予征服者的探险以一种悲剧性的伟大：随着贝尔纳尔·迪亚斯对当时的战斗、会晤以及一个个村落相继臣服的叙述逐步展开，我们越来越感到，笼罩在墨西哥上空的阴影渐渐蔓延，直至将这片土地完全覆盖。印第安人惊恐万分，以致口不能言，手不能动。这场真正的噩梦将他们魔在他们自己的魔法之中，将他们一步步推向死亡。

在神的面前，印第安人是一个整体的灵魂，全体服从国王和祭司的意旨。当现代世界中那个对宗教教条持怀疑态度的个人主义者出现在他们面前时，我们怎么能够指望他们进行自救呢？诚然，科尔特斯的士兵也有信仰，在征服战争最危急的时刻，这种信仰曾经帮助过贝尔纳尔·迪亚斯；然而，对于科尔特斯来说，